



佛门人物介绍 - 达摩难陀长老



尊敬的达摩难陀长老出生于 1919 年 3 月 18 日，家乡在锡兰南部。他在马达拉的基宁村一间学校受正规教育。由于文化的影响，年幼时，他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有位出了家的舅父，成为他的精神导师。

他的母亲是个非常开通及虔诚的佛教徒，虽然长老是个长子，但，母亲却鼓励他出家。母亲还说：“如果你结婚，只能照顾到家人而已；若出家成为法师，就能照顾到无数的众生。”

长老 12 岁时，依 Venerable k.Dhammaratana Maha 剃度出家、在 Venerable N.Sarananda Maha 座下成为沙弥。当中接受寺院的训练直到 29 岁受具足比丘戒。为了更了解佛法，所以就进入哥伦维也华丹那佛学院及其他著名佛学府深造，随后 7 年，他专心研修 梵文、佛教哲理、巴利文合经典。

26 岁考获学院语言、哲学合巴利文经典研究文凭。

曾获得印度兴都大学奖学金，到该大学深造，主修梵文、兴都文和印度哲学，经过 4 年的专精研读，获得大学颁发印度哲学硕士学位。后来，回返锡兰建佛学院，实现说法度众的心愿，还出版佛教月刊给予村民阅读。

33 岁那年，长老获得维戴加拉学院院长选派，前来马来西亚十五碑锡兰佛寺服务。

1962 年。长老就在十五碑佛寺成立佛教弘法会，其目标是研究佛法和推护佛教文化，鼓励、促进和发展佛教真理和慈悲观以及培育宗教和平及认识。

1970 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长老鼓励佛教弘法会青年组，大马锡兰佛教会青年组也加入马佛青总会。

同时马佛青总会也邀请长老为宗教导师，为佛青和佛教徒提供宗教资讯服务。

长老到过东西方国家弘法。他拥有东方研究大学，那兰陀大学、兴都大学所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

60 年代，长老是马来西亚宗教联系机构的活跃成员。

长老也是筹组各宗教谘询理事会的创办人之一。

目前，长老共有五十本著作，分别销售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本《佛教徒的信仰》已译成中文版，共出了九版，此书在国内流传极广，几乎成为大马佛教徒的生活手册。



长老注重佛教青年，在他心目中青年就好像一株小草，好好地灌溉，将来必能成长为大树，为更多人遮荫。长老对佛教的付出及使命感是众所周知的，不管风吹雨打，若佛友请长老给予讲座，长老都不会推辞的。“有我在的一天，我都会为佛教付出”。

以温馨真诚感染佛子

大马学佛的大专生都有一个特色，那是个别拥有菩提之家。学生就在这里居住共修，营造学佛的气氛，也间接辅助大专所缺的活动。长期以来，长老都很关注大专生的学佛教育，因此听听他对菩提之家的期许，让我们共同感受长老的关怀。

他说：“首先要让人有温馨的感觉，以真诚去感染学生，使他们有家一般的归属感。然後办一些不一定是纯宗教的活动，以感性的分享和康乐带动，也从中让学生明白菩提之家的宗旨与意义，并举办有静态和动态的活动，让菩提之家的成员和校外的学生共同参与，使佛法的力量逐渐扩大。



基督教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的活动很多时候都很能触动信徒的心弦，让人们产生很强的归属感。”

至于新一代要如何让佛教发扬光大，长老认为关键在於青年对佛教的信心。只要青年坚信佛教，了解了佛教精神及要义，因为很多时候基于信徒对佛教认识不深，他们很容易受到其它宗教影响而转移宗教信仰。

因此，长老说：“信徒要对佛教有信心啊！如果大家有科学理念但是没有宗教的信仰就等於失明了，而有宗教信仰却没有科学理念就是有缺陷了。”长老一语说明了掌握佛教的科学性才能让人们更珍惜佛教，感受到法的受用。

长老也认为佛教界可以训练更多青年人除履行生命本份外，也要实践善法。长老说：“佛陀教诲我们只有两件事，那就是行善事，成善人。行善事就是要通过行动来帮助他人，感化他人，以便减少自己的贪嗔痴，净化自己的身口意。当看到人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给予教育。成善人就是从自己的本质做起，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向善、诚实、忍辱心的人，让我们不断看清自己，净化内心的污垢。换句话说，不管有没有人看著，我们都是好人。”

佛学与生活一体修行

提及许多佛教徒把佛学和生活分开，长老说：“各位要知道，有理论而没有实践的佛法是不完整的。”实际上，佛陀教我们戒定慧，是很有次第性的。首先，让戒来规律我们的心；定，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慧，使我们的心开始明白，看清真相，开展智慧。简单来说，佛学修行是一个过程，那是有层次的修行戒定慧来达到智慧的开启。

长老来我国後，花大半辈子的时间从事教育，提升佛教徒素质的工作，有如细水长流，这条清净的佛法之河，点点滴滴地把佛法教育建设起来。当中佛教给人的误解、迷信的看法，也因为这条河水慢慢地洗掉了。

任何派系皆有立足之地

半个世纪的建设，长老说他在大马当住持时，才慢慢开始佛教教育的开展。在他初抵大马时，看到信徒们偶尔到寺庙膜拜，于是他续办十五碑的佛学学校。之後，长老创立了佛教青年组，也随因缘给予佛学讲座，培养信徒对佛教的认识与信心，逐而将佛学信仰转化成佛学教育。要发展佛教教育界是艰辛的，不过，大专佛教青年可以成立佛学会，举办佛学活动以使大马佛教教育界更稳定。

大马佛教界是任何宗派都能立足，两大主流是汉语系的北传，英语系的南传。长老被喻为大马南传佛教之父，以肯定他在这块土地上长期耕耘的成就。

不过，他说我们大家都是佛陀的弟子，不必局限南传或北传派系。在佛教界里，也没有所谓的谁居先或谁在后。长老认为这是他们一直做著的努力，不管大家来自哪一派系，大家都是不存分别心地弘扬佛法，教导众生。

长老从不用所谓南传或北传等宗教信仰的称呼，他只管称佛教徒，不管信徒来自哪一派系，来自哪个文化。因为大家是佛教徒，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佛教才能广泛散播。长老也强调：“当我们在进行弘法活动或任何佛学活动时，信徒们，你们应该以佛教徒来自称，而不是用各自的宗教派系来称呼对方。

长老在大马是深受信徒崇仰的，无可避免的，许多人也会对长老有所期望，那麼长老如何面对众人付诸的期望呢？长老说身为佛教徒，我们应该依法不依人，有独立的思想。即使是一位修行资深的僧伽，我们也要对僧伽的举止行为进行思考。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佛教，进而对三宝更有信心。

正信教徒心无旁骛

可能是区域性的文化，降头和被鬼缠身是其中信徒都会好奇的问题。当问到有“鬼缠身”的信徒，多半会找传统的泰国南传法师“捉鬼”的事时，长老笑说其实信众们也有找北传师父啊！

到底佛教如何看待鬼缠身这回事？他说这是信徒本身的意愿，不是他们所能掌握的，因此就形成了这种情形。其实鬼是人们本身心中的一种信仰，因为人们相信有鬼，所以人们认为鬼是存在这世界的。就像人们做梦，梦境经历栩栩如生，但却不是真的。梦境是人们的脑意识心理活动的一种反映，同样的，鬼存在的看法也是基於人们本身对鬼的信仰。人们不只相信有鬼，还不断加强对鬼的信仰。怎麼说呢？人们总是祭拜鬼来祈求财富、平安，但是有正信的人们却是心中无鬼，也不祈求鬼给予任何好处。因此，当你不再相信鬼，你对鬼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所以，如果你不信仰鬼，鬼就没办法靠近你，也就不会被鬼缠身了。

长老对我国佛教徒的另一个贡献，是协助争取卫塞节成为公共假期。

卫塞节是佛教徒的大节日，每年从十五碑佛寺出发的花车游行，非常壮观，而长老对佛教徒庆祝卫塞节的期许是：“我们要清楚知道卫塞节不是喜庆日，而是一个忆念佛陀精神的日子，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的一天。卫塞节最重要可以让信徒与佛法相应，让信徒自我增上，法次法向。”



我们的国土很幸福，有这麼一位长老住世。

“1979 年开始认识佛教和长老，却没有真正亲近过长老。後来到锡兰佛学院 (Paramadhamma Buddhist Fustitute) 升造，发现我的老师原来是长老的徒弟。心想，未必要真正亲近过长老才能敬佩他啊！就像未必要真正见过释迦牟尼佛才能皈依他啊！可以从 很多方面来了解对方的精神或为人。”

至到开舍法师活跃于佛青后，才真正接触到长老，还得感谢长老是佛青的宗教导师。

法师很敬佩长老的奉献和护教精神。长老很关心年轻一辈，常苦口婆心地归劝及讲解，为他们的未来著想。

“记得在前年，长老刚动完手术不久，沙巴佛教团体请长老过去弘法，长老还是像往常一样提一个 beg 就这样地飞到沙巴去了。对于要使正法如何久住、如何挽救，长老不是只把它挂在嘴边而已，他是真正充满著使命感，并身体力行！”

至今南传与北传都还是有界限，还在论大乘或小乘之区别。但长老一直都在尽自己的努力，来圆融这两者的差异。南传至今还是不认同女比丘尼的加入，而思想开放的长老却尝试游说南传佛教接受北传比丘尼，但一人的力量还是抵不过众大的力量。

法师说，长老不论有多少群众，都会赴会弘法的精神，使那些要求办花费庞大的讲座会，应该思考是不是能把经费分给小地方去办弘法会，更令那些地方的民众受惠，来得更有意义。

从各方面来看，法师对长老充满使命感的为佛教奉献，所拥有的开放思想，没有架子的亲和力，时刻关心佛教的命脉，充满著满怀的敬佩。

Vijirta 法师是长老的徒弟之一。他是长老在 70 年代的学生之一，在接触了长老和一位法师之後，他於 1976 年出家。长老是他的剃度师。

他眼中的长老是位很好的老师；在弘法方面又是一位很好的导师。他赞叹长老常以浅白，但又深入人心的方式来弘法。长老也能配合青少年的较没有耐性、爱变化的 特质，在弘法时不会太沉闷，也不会太深入，恰到好处，以方便佛法教育深入每个听法的众生，让他们受惠。

长老身边有八位出家弟子，但他不会因而偏袒其中之一。若弟子有犯错之处，长老会很慈悲地接纳弟子们的忏悔。而长老也是一位思想很开放的师父，对于弟子的修行法门，长老会让他们选择自己适合的去修。

法师深深感受到长老为了让佛法住世间，一直很努力的去实践及维护佛教的慈悲和智慧。

吴升财居士把长老当慈父和老师看待，34 年的交往过程，长老在他的学佛路上，不断的领导著他成为一个称职的护法。

在 1966 年，吴居士在丁加奴的佛教青年团时，读到长老的著作而认识他，两年後到吉隆坡工作时，才在十五啤佛寺接触长老，至到今天都尊长老如父亲。

在佛教事业上，每当他遇到了挫折或问题时，长老都指导他，让他明白缘起缘灭。1969 年，在成立马来西亚佛教青年的过程中，他经历著很多波折，幸好有长老的开导及教育护航，使他能积极和热诚地为佛教服务到今天。

从长老高大魁梧的身材来看，很多人都认为长老是一个很严肃，可能也很难相处。不过

接触过长老後，发现他不但很慈悲和蔼，而且还很幽默。

吴居士眼中的长老是一个很好的导师，太多的优点，反而难以表达。那是当对某个人的敬仰，达到某种程度时，很难用言语去表达，也不是三言两语即能道尽，就好比爱你在心口难开那样。一颗敬仰的心不能常挂在嘴边说，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吴居士目前担任十五碑佛寺的义务秘书，同时也是位弘法组主任。让长老的布教精神继续转法轮。

十多年前，陈和顺居士从《佛教徒的信仰》里认识到长老，来到吉隆坡后，就去十五碑亲近长老。他受长老感动的事很多，印象最深刻是在1959年，当时英女皇到访刚独立的我国，而长老则以佛教界的代表会见女皇，但在同一时间，有位常替长老做翻译的居士往生了，因他是单身，没人替他料理身後事，长老因此放弃去接见女皇，而替一位无名氏料理身後事。从这一点看出，长老是一位很慈悲，很不注重名与利的法师。

“长老常以简浅的语言解说佛法，让更多人理解，同时也向信徒讲，佛法就是佛法，不管是以什麼法门去进修，只要是向善的，他都不会去特别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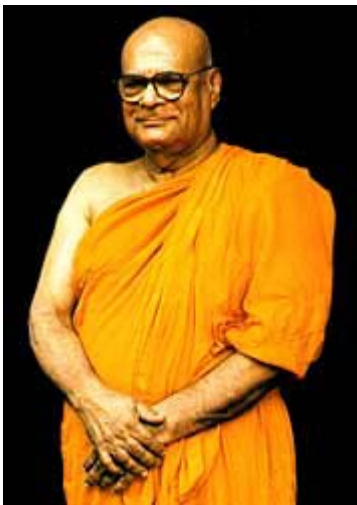
长老很关心年轻人的活动，因为长老认为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也是佛教界未来的接班人。

在长老八十大寿时，适逢身体不适在新加坡住院，但当他知道信众为他办了一个大法会，马上要求医生让他出院，身上带病地为信徒现身说法，感动了很多信徒，大家纷纷落泪，场面温馨感人，长老还说，只要有他在的一天，都会为佛教付出的。

长老担任很多大学、大专的佛学会宗教导师，为他们解决以及提供宝贵意见。陈居士说长老曾想过回自己的老家斯里兰卡，他说，那儿需要我，但，长老又补上一句，马来西亚更需要我。

最後陈居士要鼓励及提醒我国的佛弟子，要趁长老还在世时，懂得珍惜，不要认为长老时时刻刻都在十五碑，等有麻烦时才来请教长老，要记得的是“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若不再好好珍惜一个活生生的法宝，那麼你还要到哪里寻宝呢？这就是有佛法你也不懂得闻取了。

越洋而来的菩提树 访达摩难陀长老



有一段记载，指印度阿育王的王后不满丈夫对佛陀成道时金刚座上的菩提树过于恭敬礼拜，冷落了她，便下令将树给砍倒，再放火烧掉。自此，这棵圣树只有其分枝留在斯里兰卡。

后来，斯里兰卡的僧侣来到马来西亚弘法布教，也把菩提树的分枝带了来，让此邦人民得以瞻仰圣树的株苗，追思菩提伽耶当年的5月月圆之夜。

达摩难陀长老就是这些菩提树中的一棵，枝叶茂密，巍巍傲立。叶叶心心，把佛陀当年的慈悲法音散布在大马，轻抚著每一个闻法的人。

的确，长老像一棵菩提树。在很多场合看到长老，上台致词时不管节目的流程安排多紧凑、有多少大人物排在他的后面等待致词，他都会把握时间以佛法向大众开示。长老的慈悲，在于他对度众的坚持，就像菩提树的屹立傲然，万古长青。

配合(僧伽的光辉)的推出因缘,有幸能访问长老。长老驻锡在十五碑锡兰佛寺,这里有菩提树、佛塔,宁静得不像是吉隆坡的一部份。在佛寺的不远处,混浊的巴生河湍急流过,十五碑的闹区仍然是车水马龙,印度歌曲喧闹震天。唯有在这里,是都城的佛法、道德所镇之地,是染浊世界中众生的皈依处。

在洪祖丰居士的陪同下,我恭敬地向长老请教法益。长老威仪摄人,无论是信众对他行最恭敬的顶礼三拜,或是简单的问讯,他都如如不动。但是,谈到开心、有趣的地方,长老也会抚掌哈哈大笑,像一名纯真的孩子,一点也看不出他老人家已经高龄 85 了。

达摩难陀长老于 1919 年 3 月 18 日生于斯里兰卡南部马打拉的基宁村,12 岁在母亲的鼓励下出家为沙弥,22 岁受具足戒,过后分别在斯里兰卡和印度修学,33 岁时越过重洋,前来马来西亚从事弘法布教的工作。

佛教需要青年知识份子



今年是长老来马弘法 52 周年,当年的僧青年,如今是誉满教界的「马来西亚英语系佛教之父」。回忆起马来西亚佛教在他过来之前后不同,长老满怀感慨地说:「在我来之前,这里没有佛法教育,没有周日佛学班、没有布道会,没有授课、没有佛学出版品,只有拜拜、诵经、焚烧祭祀。」

「我用了几年的时间影响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母,通过佛法讲座、讨论、禅修以及各项活动,把正确的佛法教育带给大众,甚至把学佛的风气带到大学。在 40 年前,我们便开始在各所大学成立佛学会,这些年轻人都十分活跃。在他们毕业后,到全国各个角落发展,都积极投入弘法布教的工作。就因为他们确实了解佛陀的教理,因此他们的信仰很坚定,也能够协助佛法的传布。」

他表示,佛教确实需要年轻的知识份子来推动、保护。

对于佛教不断朝向年轻化,长老感到十分欣慰。他指出,过去只有年长者参与佛教活动,如今,更多受教育的年轻人愿意来研习佛法。

「科学教育,开启了民众的思想,使得有更多年轻人愿意接受佛教,减少了他们的迷信。当他们回归到佛法时,他们发现佛陀的教诲与科学丝毫没有冲突的地方。」

谈到现代生活重视物质,佛教则讲求放下物欲、执著,会不会使得佛教逐渐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日益走向边缘化,长老答道:「不会的,佛法与现代生活没有冲突的地方。现代人还是可以享受很多世俗的快乐,并一边学习佛法。」

长老表示,科学的普及对佛教的发展来说,绝对是一个契机。「爱因斯坦曾经表示,如果未来的世界需要一种宗教,那必定是佛教。因为,佛教与科学没有冲突的地方。」

谈到做为一名现代的佛教徒,要如何去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长老表示,生活有压力是很自然的。「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都会面对生活压力。我们要训练我们的思想,不要受这些压力干扰,要去包容生活中的种种不圆满,不然我们思想中的迷信、不正念会驱使我们去造作各种恶业。」

很多人都羡慕,甚至是讶异,在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回教国家,佛教可以发展得如此健全。长老也认为,马来西亚是一片乐土。「在世界其他国家,未必能有马来西亚这样的安宁、自由。」

不过，他表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佛教在此邦发展，一定要照顾到其他不同宗教者的感受。

大马佛教前途无量

「这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我们拥有宗教自由。但是，我们在进行活动时，一定要确保不会干扰到其他人，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的周围，和我们——起生活的，有回教徒、基督教徒、兴都教徒、自由信仰者等等。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宗教冲突，避免引起其他不同信仰者的不满。在一些佛教国家，如泰国、斯里兰卡，佛教徒可以完全按著本身的宗教方式过日子。在马来西亚，我们必须考量什么是应该顾忌的。」

长老表示，不同宗教之间要的不是容忍，而是谅解。「谅解，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十分重要。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要这样做，回教徒要这样做，兴都教徒要这样做。当我们了解之后，并不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让其他信仰者了解佛教徒，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容忍。」

与不同信仰者的相处之道，长老提出：「纵然我们不跟随他们的教义，不赞同他们的教理，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想法，做到“对不赞成表示赞成”，那就是对不同的理念、看法保持缄默。」

许多外国的宗教团体把马来西亚视为传教的天堂，长老提醒说，这些宗教团体来到马来西亚发展，不应该把外国的文化加诸在本地的信徒身上。

「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或是其他国家的宗教团体，都要先了解马来西亚本地的民情风俗，不要把外国的文化带给本地的信徒。」他表示，十五碑锡兰佛寺并没有推崇任何外国文化，包括斯里兰卡的文化，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修学佛法的道场。

倡婚娶提出反对，因而成为日本佛教的一种传统。在其他的国家，信徒是不会允许僧侣婚娶的。原本这个做法也传到韩国去，结果证实行不通。」

「出家人的戒律，如果是与文化传统、现代生活、社会经济有关的部份，可以依时代演进所需做出更改。但是最根本的戒律不应该更改，尤其是牵涉到出家人道德操守的，必须遵从，那就不能改。」

获得法喜的修行者

问长老在佛法学修中得到了什么，他笑著回答：「我得到了快乐。」这正如他的法号「达摩难陀」(Dhammananda)，意思就是得到法喜的人」。

长老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的宗教导师，一向鼓励青年学佛。他一生出版的佛学著作超过74本，这么惊人的著作量，把长老渊博的学识和慈悲的愿心显露无遗。

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佛门长老，他一天的生活是如何度过呢？

很多人都以为出家人可以过著轻松、悠闲的生活，但是长老表示，他一天的时间都是排得满满的。出家人的生活积极、充满朝气和动力，为弘法度众而忙碌。

「我一天得处理许多事情，处理书信往来、出版、授课、布道、处理寺院的行政工作、带领其他的僧人，给予他们指导。我得留意寺内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我并不觉得这些工作是负担、累赘。我只把这当成我的任务。」

长老在7岁时便受正规教育，由于文化的影响，年幼时，他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一位出家的舅父，更是给了他许多佛法的影响。

长老有个很开通及对佛教虔诚的母亲，虽然他身为家中的长子，但其母亲却鼓励他出家。当时母亲对他说：「如果你结婚的话只能照顾到一个家庭，但是出家成为法师的话，却能为无数众生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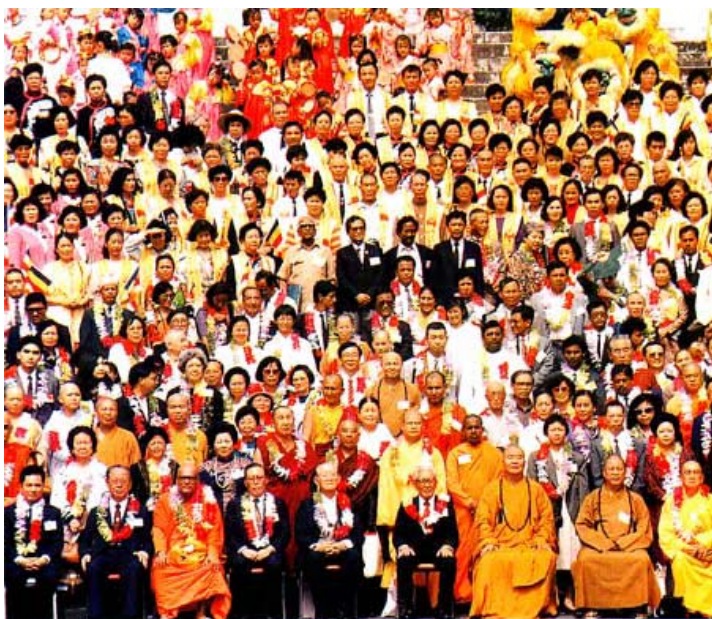
我问长老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当出家人，他回答说：「没有这样的事。一切都是因缘会集，我的出家是家庭、社会、教育、对佛法的理解等因素构成的机缘。」

来到马来西亚超过半世纪，问及他在过去这些年弘法布教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长老笑了，他说：「没有挑战，因为我从来不挑战他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我没有挑战任何人，所以也没有人来挑战我。」淡泊的气质、谦虚的胸襟，更使得长老可敬。

佛教徒修学的3大要点

最后我们恭请达摩难陀长老给《普门》杂志的读者修学上的建议，长老言简意骇地说：「修学佛法，我们要做到3点，即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能够做到这3点，便算得上是一个好的佛教徒。」

十五碑锡兰佛寺内，佛塔依旧安稳不动，菩提树仍是枝叶茂密。达摩难陀长老的睿智，也如这一切，长长久久坐镇在信众的心上。



长老爱教、护教、教内许多重大场合皆可以看到他慈悲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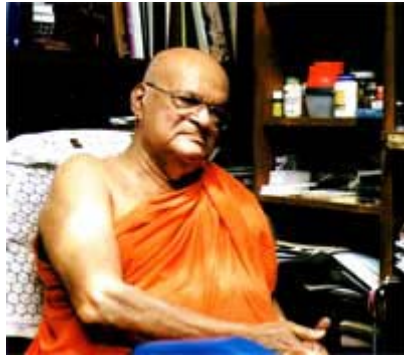
长老交游广阔，星云大师、达赖喇嘛都曾到十五碑拜访他



1960年长老代表大马佛教出席世界宗教及和平大会



长老生动有趣的弘法方式，让听众在哄堂之余，对人生更有体悟



高龄 85 的长老仍然精神奕奕



1957年长老带领僧俗二众，为国父赴英争取独立祈福

《普门》第 48 期 2004 年 1 月

达摩难陀长老 对 大马佛教 的贡献

出生于锡兰的达摩难陀法师
十二岁在母亲鼓励下出家
三十三岁来马弘法
一晃四十一年，问他可有遇到什么问题？

他言：你们有问题就是我有问题

强大信心回向功德 逃过死亡躲过灾难

在四十一年弘法生涯中，吉隆坡十五碑锡兰佛寺住持达摩难陀法师却有过三次逃过死亡劫数的经历。

达摩难陀法师受访时追溯说，廿年前，他被送入马大医院接受心脏病治疗，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他的心脏脉搏一度停止，在经过推拿后才恢复跳动，但是非常的微弱，医生告诉他只能支持到四十八个小时，并嘱咐他弟子作最坏的心理准备。达摩难陀法师当时人很清醒，也能说话，但却一点也不惧怕，他相信自己会没事的，就凭这股强大的信心，使他原来本到了死亡关口，又再转了回来。

个人的信心是否对改善病情很重要？法师点头说，信心可以加强我们的心智力量，当一个人的心智力量加强时，便能帮助克服体内的疾病，驱动体内其它的病弱器官，如心脏、肺及肝脏等正常操作，所以信心对病人是非常重要的。

佛陀也说过：「当我们身体生病时，请勿让你的心也生病。虽然身体在生病，但你还是可以保持健康的心智，因为它可以支持着我们的身体，让疾病得以消失。」

在法师入院期间，获悉他病情的世界各地信徒和弟子，其中有澳洲、美国、英国、印度、新加坡、斯里兰卡及大马的信徒都为他集合在各自的寺庙诵经祝祷，希望法师住世，这对于他的病情是否也起一定的作用呢？法师告知，佛教相信当一大群人集力为某一个人诵经祈祷，那个人是会得到助力的。

「在佛陀时代，每当有僧人病重时，佛陀便会吩咐其它的僧人一起为患者诵经祝祷，诵经毕竟是有其不可思议的功德的。」

达摩难陀法师在马大医院休养了一个月后，身体便完全复元。至到两年前（即是和他第一次入院相隔了十八年之久）才飞去澳洲动绕道心脏手术，负责这项手术的是名闻遐迩的张任谦医生，但是不幸的这位医生替他动了手术后不久，便遭人开枪杀害，他为此事也感到难过。

法师也乐意的提到他第二次的经历，那是发生在锡兰的哥伦布。当时他正买了车票要从哥伦布回南部马打拉乡村，在车上等候时，忽然想起要替家乡一个小孩子买糖果，便走下车去到对面马路的商店，就在这时又遇到他小学的老师，两人很高兴的聊起天来，竟错过坐巴士的时间，没办法，只好改乘另一辆巴士。

当他坐上第二辆巴士抵达距离哥伦布十四哩处时，却惊然见到第一辆原来他要乘坐的巴士在该处因撞上大树而发生严重的车祸，整个车身，尤其是前座保留给法师坐的车席都被撞得损坏不堪。法师说，如果当时他不是因一念而错过，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还有一次便是他刚来马来西亚十五碑锡兰庙当住持不久，有一天他正站在一棵椰树底下

和一名割草工人寒暄，数分钟后心里便闪过一个念头告诉他不可在椰树底下久留，就在他移步离开时，一粒青涩的椰子马上从高空跌落下来，正好就落在他刚才所站着的地方。

该如何解释这两件巧合的事件？达摩难陀法师如此言：「每一个人都有护法神在注意着其身旁所发生的一切。」

佛教对诸神的态度是回向功德和慈悲给他们，具有宗教功德和善行慈心者，自会有善神来保护。」

母亲鼓励年幼出家 严格训练专院研修

达摩难陀法师和檳城的竺摩法师是马来西亚佛教弘法活动最早的拓荒者和推动者，两人分别被誉为「大马英语系佛教之父」和「大马汉语系佛教之父」。

现年七十四岁的达摩难陀法师来自锡兰南部马打拉的基宁村。他七岁时就在基宁村一间学校受正规教育，由于文化的影响，年幼时，他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一位当和尚的舅父，更提供了他大部份的精神领导。

达摩难陀法师有个很开通及对佛教虔诚的母亲，虽然他身为家中的长子，但其母亲却鼓励他出家。当时母亲对他说：「如果你结婚的话只能照顾到一个家庭，但是出家成为法师的话，却能为无数众生服务。」

当然，这在华人家庭中说出家，是不易被谅解和接受的。因为，出家被误以为失去一个儿子或女儿了。

达摩难陀法师解释出家的意义说：「在锡兰、缅甸、泰国这些国家，出家是给家人一个很好的祝福，不是和家人断绝关系。出家人不可忽略本身的义务和责任，佛陀的父王净饭王是在佛陀手中驾崩的，证明出家人一样可以照顾父母。」所以说他在寺庙也办有短期出家课程，让人了解及体验出家的意义。

法师言只要有果断心，坚强的信念和贡献佛教的心志，不管男和女都可以出家。

「从前佛陀不鼓励女性出家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设备不完善，女性出家会带来许多的不便。但现在时代进步，基本设施很完善，妇女的知识水平也相等的提高，因此智慧圆满的佛陀是绝对不会蔑视女性出家的，而轻视女性们出家的只是那些存有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大男人主义的比丘。」

达摩难陀法师在十二岁就剃度成为沙弥，并一面接受寺院的训练，一面专心学习世俗学科，直到廿九岁受具足比丘戒。

为了深入了解佛法，法师曾进入哥伦布维也华丹那佛学院及其它著名佛学府深造。随后七年，他专心研修梵文、佛教哲理、巴利文经典，并学习一切对弘法工作有所裨益的世俗学问，廿六岁考获学院语言、哲学和巴利文经典研究文凭。这一切严格的训练和学习，对达摩难陀法师日后在摄受西方教育传教育信徒的弘法工作，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法师也曾获印度兴都大学奖学金，到该大学深造。他主修梵文、兴都文和印度哲学。经过四年的专精研读，获得大学颁发印度哲学硕士学位。完成正视的学习后，他回返锡兰

建佛学，实现他说法度众的心愿，包括出版佛教月刊给村民阅读。

到了卅二岁，达摩难陀法师获得维戴加拉学院院长选派到马来西亚十五碑锡兰佛寺服务，法师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大马，达摩难陀法师积极的在华人新村展开弘法的工作，因为很多华人虽自称是佛教徒，但是对佛陀的教理并没有什么认识。由于许多错误的行持和信仰都是在佛教的名堂下进行，所以大马许多知识分子视佛教为迷信、缺乏科学理论根据的宗教。

达摩难陀法师匡正时弊，洗脱佛教不白之冤，恢复佛教真面目的弘法工作，对当时献身于弘法工作的其它法师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在一九六二年，达摩难陀法师就在十五碑佛寺成立佛教弘法会，其目标是研究佛法和推进佛教文化，鼓励、促进和发展佛教的真理和慈悲观以及培育宗教和平及对实践佛法的认识；刊印及流通佛教文学读物，提供佛化生活指南与辅导，以及抚慰及照顾患病的信徒和帮助逝世信徒家属料理丧事。

到一九七零年，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成立，在达摩难陀法师的鼓励下，佛教弘法会青年组，大马锡兰佛教会青年组也加入了马佛青总会。同时马佛青总会也邀请达摩难陀法师为宗教导师，为佛教青年和教徒提供宗教咨询服务。

问法师这么多在大马服务以来，可有遇到什么问题？达摩难陀法师慈悲的说，他并没有问题，但是他尝试去解决其它人的问题，而那些人的问题便自然成了他的问题。

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多是为解决在家人所面对的问题而写的。故曾有人问他为何能写出这么令人共鸣的东西，法师回答说，这不过是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情，而他设法替在家人找出解决烦恼的方法而已。

慈悲心大怨恨即少 弘法利生不分东西

目前，达摩难陀法师总共有五十本个人的著作，分别销售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本「佛教徒信仰的是什么」已译成中文版，此书在国内流传极广，几乎成为大马佛教徒的生活手册。

对于佛陀所说的「以无瞋克服愤怒，以慈悲克服怨恨」之教诲，为何很多佛教徒都很难做得到？达摩难陀法师说：「唯有明白你所发起的瞋恨是会自伤伤人，同时了解瞋恨也能制造很多敌人等种种不良的后果，那么你才能慢慢的培养起慈悲心，否则会很难。」所以，认知是第一步，接着才是实践。

法师说，当他面对别人指责、埋怨或呵骂的时候，他所要做的便是起更多的慈悲心和同情心。法师相信这样，才能使到对方平息他的愤怒，否则只令关系更加恶化吧了。

佛教本身并没有教人瞋恨和贪心，这一切的瞋恨和贪欲是人本身所造成的。所以看到佛教徒有这种情形，法师要我们依法不依人，而不要退失学佛的心。

「我们必须开发慧心，菩提心，大慈悲心，体解的心，假使我们能够如此开发我们，奉献我们一分力量使世间更会好。」

因此，他鼓励每一个人不论是否佛教徒都学习禅坐，因为禅定是训练心智和净化心智的

最佳途径。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净其意，则做了再大的功德也不能达到最后的目标。

他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大多数人的烦恼和误解，是由于我们没有一颗训练过和文明化的心。禅定确能治疗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世界上有名的医药权威和心理学家都说心理的挫折、忧愁、悲哀、过度焦虑，紧张和惧怕是很多病的来源。

「佛陀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是在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以心为主导，此心必须要适当的训练和净化，而诸恶莫作，众善举行，自净其意便是佛陀的教义。

他认为佛教的戒律可以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但是佛教的教理却不能改。

法师认为今天佛教正吸引着西方，是因为佛教没有教条，它能满足理性，也能满足心灵，它坚持自己也容忍他人，它包容科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和艺术。佛教指示出：唯有人才是现实生命的创造者和自己命运的设计者，这正是佛教的特性。

在学佛当中，如何培养精进的心，法师指示四个步骤，即是：（一）已生恶会灭，（二）未生恶会不生，（三）未生善会生，（四）已生善会增长。

达摩难陀法师到过东西方国家弘法。他拥有东方研究大学，那兰陀大学、兴都大学所颁赠的名誉博士学位。可见法师对佛教的贡献及斯里兰卡巴利文大学，并不是局限在某个区域或某个国家，法师是无私地为全世界的佛教徒献出他的时间和精力。

在六十年代，法师是马来西亚宗教联系机构的活跃成员，这个机构是一个以促进大马各宗教信仰者和谐共处奋斗目标的团体。他常在演讲中强调各宗教信徒互相谅解、互相容忍的重要性。达摩难陀法师也是筹组各宗教咨询理事会的创办人之一。

大马政府遇到和佛教有所牵连的事情时，常征询他的意见。以代表佛教界的意见。

大马许多年轻出家人都受到达摩难陀法师佛学著作及讲座的激励，纷纷为大马佛教的复兴和成长，贡献出他们的一分力量，达摩难陀法师永远是大家尊敬的导师。

摘自《法露缘》

追忆一代高僧 达摩难陀长老 圆寂特辑

为了感恩一代高僧达摩难陀长老为佛教的奉献，海涛生命基金会执行副主席拿汀斯里卢翠婷特制作与赞助此特辑，希望大家效仿长老奉献佛教的伟大精神。



欲收藏更清晰的 DVD 纪念特辑，请前往以下地点索取：

十五碑锡兰佛寺

123, Jalan Berhala,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274 1141 / 886

柔佛慈悲生命协会 013-7225764

马六甲生命协会 012-3677811

怡保生命教育中心 016-5626181

弥陀文化中心 012-7727784

佛教教育中心海涛生命基金会

Lot No,2-3-09G, 3rd Floor, Wisma
Rampai,
Jalan 34/26, Taman Sri Rampai,
53300 Kuala Lumpur.
Tel:03-4149 0333

吉隆坡生命教育中心 016-6721535

檳城佳缘健康素食馆 012-5567226

古晋生命协会 012-8585685